

## 翻译过程中注重文化因素的必要性

摘要: 指出习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因而形成汉英习语语义的不对应性,阐述了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汉英习语指称意义与联想意义的不对应性;分析了汉英习语互译过程中所出现的几种翻译错误,强调在翻译过程中注重文化因素的必要性。

关键词: 英汉习语;指称意义;联想意义;文化

Abstract :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dioms contain abundant cultural information , which generates non -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in semantic meaning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It illustrates the reasons why denotative and associative meaning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do not correspond with each other lies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finally , several kinds of translation errors are listed to emphasize the necessity of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factors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 English and Chinese idioms ; denotative meaning ; associative meaning ; culture

习语是指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约定俗成的固定短语或短句,其意义不能以其各个组成成分的意义加在一起推测出来。习语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的数量很大,几乎无所不在。无论是科技、经济和政治,还是文学、哲学、新闻等领域都普遍存在。

习语十分含蓄,意在言外,可引起丰富的联想。它们经过千锤百炼,言简意赅,精辟剔透,意象鲜明生动。总之,习语作为一种受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语言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充分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

## 一、词汇意义的类型

英国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在他的《语义学》(Semantics)一书中,把语汇的意义分为七种类型: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其中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都属于联想意义范畴[1]。理性意义,即我们常说的概念意义或指称意义,指的是词语本身所表示的概念、词语的本义。内涵意义是一种通过语言所指内容而产生的联想意义,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比喻义和引申义。语言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载体,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又是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工具[2]。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语言使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播,文化又影响和渗透着语言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3]。每种语言都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习语,这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千锤百炼创造出来的。习语包含的各种意义,是一个民族根据其日常生活、政治历史状况和风俗习惯所赋予的。汉、英两个民族由于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观念体系千差万别,因此产生了适合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的习语,这些习语包含的文化信息各不相同,不同语言的读者由于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习语产生的联想意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样就形成了汉英习语语义上的不对应性或不完全对应性。这种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必然要影响非本族语者对它们的理解。

二、中西文化差异导致汉英习语指称意义的非对应性就汉英习语的指称意义而言,文化差异可以导致以下两种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的情况。

1. 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有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自语言中的习语。例如,英语中的“*He's Shylock*”和汉语中的“*阿Q精神*”分别来自莎士比亚所著的*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与鲁迅所著的《阿Q正传》。其中*Shylock*和阿Q是这两部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Shylock*”是个吝啬到极点的高利贷者;而阿Q则是“精神胜利者”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视,反而用自我安慰的办法,说自己是“胜利者”。这两个人物在各自文化中已家喻户晓,因此人们赋予了这两个词以指称意义,并运用于现实生活中。但处在不存在这种指称对象的文化中的人,除了这几个文字符号外,很难联想到其所具有的联想意义,因此产生不了共鸣。

## 2. 原语中的指称对象与译语文化中的可比对象有明显的不同

英语习语“*sudden as an April shower*”意思是“骤如四月阵雨,突如其来”。这在中国人听来一定会怀疑是七八月份的夏雨,而非四月份的春雨。因为在中国夏季七八月份的雨才是来势迅猛的,而四月份的春雨却是酝酿许久才下的“润物细无声”的雨。这两种对于四月雨截然不同的认知,是由于两国地理位

置的差异造成的。中国和英国分别位于东、西半球,中国大部分地区深居内陆,主要是温带大陆性气候;而英国是四面环海的岛国,主要是温带海洋性气候。这就形成了中国七月阵雨和英国的四月阵雨。

### 三、 中西文化差异导致汉英习语联想意义的非对应性

1. 具有联想意义的指称对象不为另一文化所熟悉 中国千百年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宣扬孝道,注重传宗接代,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体现这一思想的习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等等。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国大多数家庭有三四个甚至五六个孩子。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了许多年的今天,“男孩”仍是众多家庭所“梦寐以求”的,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可谓根深蒂固,但英国人却不理解,因其宗族观念、家庭观念较中国人要淡得多。他们注重的是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核心,而中国人则以家庭为核心。在西方确有“无后”、“多子”现象,但他们却无“无后不孝”、“多子多福”的观念。因此,他们很难理解这两个汉语习语的社会意义。

2. 指称意义相同,但一个有联想意义,一个无联想意义 “这里没什么油水了”和“他这个人到处揩油”这两个汉语习语,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可能只会理解其字面意义,即指称意义,而不会领会其联想意义。这是由于两国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在饮食活动中,中国人好油,诸如“煎、炒、烧、焖、爆、炸、拌”等烹饪技术样样离不开油,因此油就有了“令人垂涎的好东西”或“值得一取的东西”的内涵意义和情感意义。而油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家中却怎么也让人联想不到这一意义,因为它们的菜肴重清淡。而且在英语文化中,人们认为油使人发胖而令人发腻。而下面这个英语习语“Mary and her mother are as like as two peas”,在中国人看来,可能只会理解其指称意义,中国人怎么也不会由两个豌豆联想到两个相貌颇相似的人,也不明白把人比喻为豌豆有何趣味,甚至会认为这是对人的不敬或小瞧,所以不会赋予其联想意义。而在英语里却给人以逼真的形象感。这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对某些对象表现出特有的偏爱,具有不同的审美情趣。

### 3. 指称对象相同,但联想意义不同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同一事物在两种语言中的联想意义也各不相同。猫头鹰在英语民族中是智慧的象征,如习语“as wise as an owl”。但在中国文化中,猫头鹰却常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民间有忌讳“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指的是猫头鹰能够带来厄运[4]。这种语义的不对应主要是由于观念体系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习惯,对同一事物的认知角度也有所不同。

### 四、 文化差异导致的习语翻译的错误类型

习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是语言的核心与精华。习语翻译实际上是如何在译入语中处理由译出语的习语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特征的问题[5]。中西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对习语理解上的障碍,以致出现翻译错误,产生语义非等值。我们从文化信息传递的角度,可以把翻译错误分为三类:文化信息错译、文化信息欠缺和文化信息超额。

1. 文化信息错译 文化信息错译即错误地传达了习语的文化信息,使译文读者对文化内涵习语产生错误的联想意义。例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有人译为“Of the thirty six stratagems, the best is to quit”。如果了解“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可知这完全是一种误译。这样译就等于说三十六计里最好的是“走”,实际上还歪曲了原文化信息。“走为上”是计策的名字,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说的是处在劣势的时候,“走”是上策,并不是说“走”是三十六计中最好的或最高明的一计。正确的译文应该是“The best thing to do now is to quit”。由于对文化背景的不甚了解,造成指称意义的传递失误,影响了读者对于其联想意义的理解。

2. 文化信息欠缺 文化信息欠缺即译文没有揭示出原语符号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布衣蔬菜”在中国标志着生活俭朴。但在英美国家却并非如此,蔬菜并非穷人所专用,而是西方医生给饮食过量的百万富翁开的药方。因此,如果把它译为“wear cot ton clothes and eat vegetable food”就会引起读者的误解。《汉英词典》(CED)译为“coarse clothes and simple fare”,这种译法保持了原习语的内涵意义。原译法未能体现出原文所含的文化信息,容易使译文读者对译文产生错误的联想意义,导致理解上的偏差。

### 3. 文化信息超额

文化信息超额即译文提供了原文所不具有的文化信息。如把“gilding the lily”译为“画蛇添足”。

这种译法虽没有丧失内涵意义,但画蛇添足又令人联想起中国文化中的成语故事,而且其中传达的联想意义也不同。在中国的这个成语中,人们对被描述者赋予了轻视的联想意义,对所被“添足”的事的情感是中性的,而原文中“被添足”的“lily”,人们对它赋予了不容侵犯的崇拜的联想意义。因为在基督教艺术中,百合花被当作贞洁、清白和纯正的象征,在人们心目中它美丽而高贵。此译文给原语增添了不应有的文化信息,而且其中细微的联想意义也有所丧失。因此,此习语可译为“作多余的修饰,多此一举或徒劳无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超额翻译的出现都是由于译者不恰当地考虑文化因素,过分追求译文的可读性造成的。

#### 五、结束语

翻译之所以不像许多人想像得那么容易,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在不同的文化里,相同的词语却有不同的文化含义。由于汉英文化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表述这些相似内容的习语,在语义和形象上就巧合地彼此相对应,相一致。对于意义和形象上都相应一致的习语,两者之间可以互译。但是汉英两种语言中的习语多是不完全对应或不对应的关系。在不完全对应的习语中,有的意思相同,修辞手段却不同,因而形象也不一样。有的意义相近的习语,却用于不同的场合或上下文;有的只是字面意思相近,内涵意义却相差甚远,而且还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所以它们只是部分地传达出相应的文化特征。这些习语在翻译的时候,可用相当的习语对译,更多的情况下需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灵活处理。不对应关系的习语无论在意义还是用法或是文化特征上,都毫无共同之处,两个习语的互译也就根本不可能。因此,在翻译习语这一独特的语言形式时,要从语义等值这一标准出发,才能把握好文化信息的传递,解决文化差异的问题。尽量做到不丢失掉其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而联想意义的传达则更为至关重要。因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对同一指称意义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译者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敏感性,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还要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从而在双语交际过程中揭示文化信息,尽可能避免对汉英习语的误解或误译,以适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际的需要[6]。

参考文献:

- [1] 葛中华. 文化考察的新视角: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J]. 汉语学习, 1994, (3):27 - 29.
- [2] 顾嘉祖,陆升. 语言与文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21 - 40.
- [3] 平洪. 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4):25 - 27.
- [4]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240.
- [5] 葛启国. 文化差异和语言交际刍议[J]. 外语学刊, 1997, (4):70 - 73.
- [6] 冀一志. 从跨文化角度看习语翻译[J]. 外语教学, 1993, (1):11 - 13.